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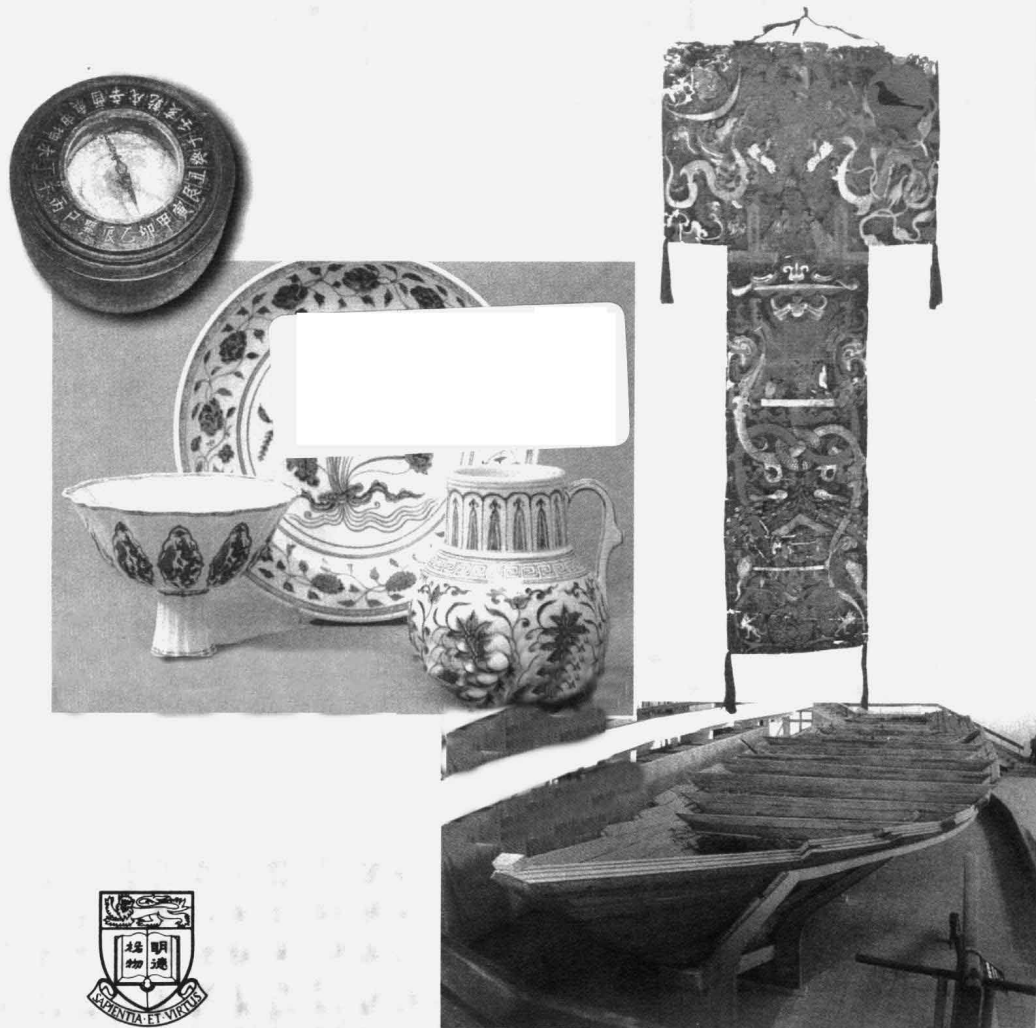
韓振華選集之三

航海交通貿易研究



韓振華選集之三

航海交通貿易研究



韓振華選集之三：《航海交通貿易研究》

韓振華著作整理小組：韓丘漣痕 韓卓新

陳佳榮 錢 江

執行編輯：謝 方 錢 江 陳佳榮

封面設計：萬清芳

排 版：深圳四強資訊有限公司

承 印：新華彩印出版社

出 版 者：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版 次：2002年第一次

© Copyright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ISBN 962 - 8269 - 18 - 6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134, Vol.3

General Editor: Wong Siu-lun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focal point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areas of 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assistance to scholars in these fields 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and physical and administrative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dealing with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Asian Studies.

韓振華選集

盧嘉錫題



本書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中國—東盟研究叢書』之一。承蒙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資助部分出版經費（項目編號7163/98H），謹致謝忱。

This volume in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China-ASEAN Publication Series,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part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Project No.7163/98H). Our gratitude is hereby expressed.

航海交通貿易研究

目 錄

古代中西交通考·····	1
中國古代交通往來種種·····	192
唐宋以來我國東海海域的東面界限·····	198
中國指南針羅盤針的起源·····	204
對泉州灣古船的一些看法·····	209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	216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幾種水時計·····	228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幾種火時計·····	243
論鄭和下西洋船的尺度·····	250
千里船非火輪船辨·····	308
千里船考再辨·····	311
論 1973 年美國加州深海發現的圓餅形中心穿孔石器·····	314
唐代南海貿易誌·····	328
伊本柯達貝氏所記唐代第三貿易港之 Djanfou 考·····	371
五代福建的對外貿易·····	387
五代福建對外貿易港口甘棠港考·····	398
蒲壽庚國籍考·····	406
唐宋時代廣州蕃坊地域考·····	412
唐宋時代廣州蕃坊是居住甚麼人·····	418

鄭成功時代的海外貿易和海外貿易商的性質·····	421
再論鄭成功與海外貿易的關係·····	478
十六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海外貿易航運業的性質 和海外貿易商人的性質·····	503
牽星術——十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 記錄·····	532

古代中西交通考

第一章

希臘人與羅馬人對於 中國之認識

一

在古代文明中，有一廣大之土，吾人稱之曰支那（China），但在西方眼目中的此地，甚爲廣袤，因而常常朦朧不清，蓋以其土既甚廣大，則其距離隨之亦廣，因而有如三角形中之大角對大邊然，可是遠在西曆紀元以前，吾人發見有種種不同之名，用以稱呼此地，如據記載上所云，其地即爲是時沿岸航行於亞洲各大半島與群島之南海航道終點，或即爲是時橫越亞洲大陸之北方陸道終點。

最先用以稱呼此地之名字，大約近乎新（Sin）、振（Chin）、絲那（Sinae）、支那（China）等名稱之類也。據近人之意見，以爲如上各個成問題的地名，殆指吾人所知之古代絲羅人（Seres）之領地；亦即中古時代之所謂契丹（Cathay）帝國者是也。

二

振（Chin）之名稱，有如其他許多名字之與遠東貿易以及遠東地理有關然，殆亦自馬來人（Malays）之處而後傳入西方也，彼等則以此名指稱東方大帝國之秦朝，在西曆紀元前二世紀以

前，秦朝則爲一強國，曾經統一中國各省之地，入其版圖，而且征服其南部與西部之邊陲地帶。

吾人具有充分之理由，可以相信支那(China)此名，遠在上古之時，業已通行，蓋在《摩尼(Manu)法典》之中，則謂支那人(Chinas)即是退化之克沙脫利耶人(Kshatriyas)；此外又在《馬哈巴羅脫》(Mahabharat)一書之中，亦可見此名稱，此書著作之時，早在秦朝建立帝國^①之前。關於此名所指之地理位置，實在難以置信，然而在反對方面是缺乏有力之直接證據可以反斥時，似乎可以相信印度人(Hindus)所謂支那(China)者，亦即其後此名所指之地也；此外，又在一部分之天文學上，可以證明此二民族是在極古時候即有發生極密切之交通關係，其時之古，更使中國之史書忘以記載之^②。

或者中國人早在極古之時即已爲印度人之所知識，抑或彼等亦見知於用某一名字稱呼下之中國人，誠然，此乃二個不同問題也。設以彼等皆已互知彼此，於是有可能在記錄上可以發現中國之名，此乃用以指稱對方之另一種人民。是以此名，有可能是與秦朝有關，抑或與其他類似於此之王朝稱號有關；秦朝在西曆紀元前第九世紀時，則已統治陝西之地；但其時之前，其帝國之下是有分爲無數之小王國，其中則有晉(Tsin)與鄭(Ching)在焉^③。

亨利·玉耳爵士又曾提起支那名稱之問題於《英印字彙》(Hobson - Jobson)一書頁 196 至 197，曰：“早在西曆紀元前後之時，歐洲人之智識中，已知有提那(Thinae)與絲那(Sinae)之名稱。舊約聖經以賽亞篇之所謂西尼姆(Sinim)者，殆可使吾人將歐洲人知悉此名之時間，推之更古，但恐怕因此反而有可能可使吾人放棄相信其名之與中國人有關係，有

如古代梵文記載上所謂支那人(Chinas)之難以與中國人有關然”。其名稱之起源——亦即外國人所用以指稱其國之此名字——有可能是如李希陀芬(Boron.F.von Richthofen)子爵所擬議之出自日南(Jih - nan)，乃交趾(今東京灣)之古名也，吾人殆知日南在西曆紀元初時，是中外貿易之唯一港口，而且其地亦受中國統轄，列入是時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中之一省份(參閱 Richthofen, China, I, 頁 504 至 510；同此作者又有類此之一論文發表於 Trans of The Berlin Geog. Soc) 1876 年出版；近人又有發表同爲此類之論文於 Proc. R. Geog. Soc, 1882 年 11 月出版)。

對於此一問題之撰述，吾發見台玉連·地·拉苦伯勒(Terrien de Lacouperie)氏曾發表一精細之論文，如今僅在此處舉述大要。彼完全接受所謂交趾(今東京灣)即杜黎美(Ptolemy)氏之 Kattigara 此說，並謂交趾之古音曰 Kiao - ti，於是彼乃反對日南爲絲那(Sinae)一名之起源。至此彼又分爲兩方面言之：(1)日南非交趾，日南僅爲交趾以南相當遠之一省，殆即今之安省(Province of An)(在 M. Dutreuil de Rhins 之地圖上作 Nghé Ane，其都城約在北緯二度十七分之際，位於河內 Hanoi 之南)。此乃確據安南政府之地理記載也。安(An)省是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本部十二省中之一省，直至西曆 1820 至 41 年，始與其他二省同時歸併入東京省。又在中國之歷史地圖上，日南是位於占城，即交趾支那。(2)日南二字之古讀，亦則中國漢代之讀日南二字，音如 Nit - nam。如今在中國安南語系(Sinico - Annamite)(此乃中國最古之方言)中，日南二字讀如 Nhut - nam，廣東音曰 Yat - nam。台玉連氏又指出中國貨物之出口，以與南方以及西方之貿易，早在西曆紀元前幾世紀時，則由滇(Tsen)國之所壟斷(滇字之音，今之中國安南語係讀如 Chen，北京語讀如 Tien，其

地殆即今雲南之中部與西部。司馬遷之《史記》(西曆紀元前九一年)與班固之《前漢書》皆曾記述此國。略謂當漢武帝時，由於張騫自大夏(Bactria)帶回之聽聞，遂使中國遣使隨蜀(即四川)賈以求通達印度之道，但是此輩使臣，爲滇(Tsen)王當羌所阻，彼實反對此一貿易大道公之於世，並且目空一切，曰：“漢孰與我大”？

台玉連氏以爲滇國通海之道，僅恃紅河(Song Koi R.)，而此國貿易之中心集散地乃在紅河河口，亦即交趾(Kiao-ti)或曰 Kattigara。於是彼以爲滇國之名，乃指此一獨攬貿易孔道之強國，因而有可能將其名廣佈於世，於是乃有振(Chin)、新(Sin)、絲那(Sinae)、提那(Thinae)等之名稱起焉，故在外國人之口頭中，常能提及因其地位優越之此國名，就使在西曆第二世紀時，大漢帝國之勢力侵入紅河三角洲(Delta of The Song-Koi)時，其名仍未爲人忘掉。

此說所擬議者，遠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但無論其所云者爲何，終不能影響李希陀芬(Richthofen)氏所擬之 Kattigara 一說。

《英印字彙》(Hobson-Jobson)一書之新編輯者威廉·克羅克(William Crooke)氏曾經加上如下之文曰：“賈兒斯(Giles)教授以爲李希陀芬(Richthofen)氏與台玉連·地·拉苦伯勒(T. de Lacouperie)所倡之說，全爲猜想之說。彼曾重新考慮此問題而後作一結論，謂此一名稱殆即出自朝廷之名，亦即所謂秦(Ch'in 或 Ts'in)朝者是也，西曆紀元前 255 至 207 年則已興盛，於是乃見知於印度、波斯、與其他之亞洲諸國，此名末音之 a，殆爲日後葡萄牙人之所加上”。

如今吾人又可增加其言曰：

保羅·伯希和 (Paul Pelliot) 教授 (見 *Bul. Ecole Franç. Ext. Orient*, IV, 1904, pp. 144 以下) 不接受李希陀芬 (Richthofen) 氏之說；彼謂日南一地，乃為漢時分東京灣為三省之最南地域：此三省曰交趾、九真、日南；其中以交趾 (即今紅河三角洲) 為政府之行政中心，此地殆即大秦王安敦 (即 Mark Aurel) 遣使來華之登陸地點；日南二字之音讀，曰 *nit-nam*，是以不可能當做即為杜黎美 (Ptolemy) 氏之絲那 (Sinae)；印度文之支那 (Cina) 或支那人 (Chinas)，其為即指中國人，當無疑議可言也。至於台玉連氏之說，伯希和氏以為滇國不見有以紅河為通海之記載；故彼以為巴特兒馬蒂尼 (Padre Martini) 氏所謂支那 (China) 一名出於秦朝 (西曆紀元前二四九至二〇七年) 之說，自中國之史實上言之，至今仍為似可相信之一說也。

不久以前，赫曼·雅各比 (Hermann Jacobi) 教授發表一論文題曰 *Kultur - Sprache - und Literarhistorisches aus dem Kautiliya* (見 *Sitz. K. Preuss. Akad.*, XI IV, 1911, p. 961)，對於此一問題作一結論曰：“設如以為在西曆紀元前三百年之支那 (China) 此名，視其即指中國之一名稱，於是則支那此名出自秦朝 (西曆紀元前二四七年) 之說，完全不得成立矣。此外，最可注意者，則為同時又可證明在西曆紀元前第四世紀時中國之絲已有輸入印度”。此項結論，乃為雅各比教授研究印度古籍《庫蒂利耶》(Kautiliya) 之書時，發見其中曾經提及中國，而且特別記載絲帶 (Silken ribbons) 一物是出產於中國。該古籍之作者，乃為建駄羅笈多 (Čandragupta) 王之一著名宰相，此王獲得政權以當國之年代，是在西曆紀元前三二〇年與三一五年之間，是以該古籍之寫作，當在西曆紀元前三百年左右之時，此乃根據雅各比教授以可靠之年代為基礎之

推算也。芝加哥大學之勞費爾(Berthod Laufer)氏接受雅各比教授之意見，而另作一結論曰：“古代(恐即馬來人 Malayan)之所謂支那(Cina)者，殆無可能指稱廣東海岸與其南之遼遠海岸線，蓋其名見知之時，中國人尚未侵佔此等地帶也”。(見 T'oung Pao, Dec. 1912)。但伯希和教授(見同上引)又以爲在漢朝之時，匈奴已稱中國人曰“秦人”；古時(中華)帝國以西之人，則以“秦”之名稱，以稱中國；嗣後乃稱中國曰拓拔(Tavyáσr)(見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之書，西曆第七世之著作，在同時代之突厥碑文上，則作 Tabyač)，又後乃在契丹或遼(西曆 916 至 1125 年)之時，稱中國曰 Kítai(契丹)。當新史料未發現之前，余相信吾人殆可以爲支那之名稱，在其語源上是出自“秦”朝之名也。

三

此外所欲指出者，則爲中西載籍上，皆有記錄中西交通之事。當太戊(Tai Wu or Tái Mou)在位之際(西曆紀元前一六三四年)，據云有七十六國重譯通貢，多自遠地遣使來貢^④。

更古之時，當黃帝(傳說五帝之第三位)在位之際(西曆紀元前二六七九年)，中國史家皆相信在是時自西方之崑崙山附近傳入各種藝術與科學之新發明^⑤。又當帝堯(西曆紀元前二三五六年)在位之際，有越裳氏者遣使自南方來朝，並“獻千歲神龜”於帝，背上有文如蝌蚪書(tadpoles)，記載開天闢地以來之事。帝堯命錄之，於是則爲後之龜曆(Annals of Tortoise)。同此一國又在西曆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重再遣使來朝(時在成王在位之際)^⑥。越裳氏者，意謂其所穿之衣服很長也(有如阿述利亞之(Assyrian)紀念碑上所云)，蝌蚪書者，殆即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其後一般之註釋家，咸謂自

扶南^⑦與林邑^⑧(今之暹羅)再經一年方至其國，於是包梯亞(Pauthier)氏臆測此一遣使來朝之國，殆即來自迦爾底亞(Chaldaea)^⑨。

四

傳說上咸謂印度以西諸國之與中國發生交通關係，為時甚早，可是亦僅在中國史書上方始看到如是之記錄已耳。在波斯人之傳說史上曾經記述其古代名王曰占美史特(Jamshid)者，有二女，其一則為馬振(Máchin)(或作大中國 Great China)國王馬漢(Máhang)，或即馬汗克(Mahenk)之女^⑩。於是或擬“並無所根據”此名乃指周穆王，其在位之時是在西曆紀元前一〇〇一年至九四六年，嗣後活到一百另四歲而卒，據中國史書上所載，彼在西曆紀元前九八五年時，曾經遠遊至西方極遠諸國，而且在返回中國時，又曾帶回一批精巧之技工與各種古怪的物品^⑪。

事實上在波斯古傳說上是常常提及中國，但是最先對此認識者，似乎是在法兒都斯(Ferdusi)之詩歌上可以見之，也許在其暗示中可以得到小小的啓示。蓋謂占美史特曾經遣派祖哈克(Zohak)以求通達印度與中國之道路；法利丹(Feridun)使其第二子塔兒(Tur)為質，塔兒即噠坦(Tartary)與中國之一部；西亞胡士(Siawush)者乃嘉谷巴特(Kaikobad)之子，嘗與阿法拉西亞不(Afrâciâb)之女(法林機斯 Feringees)結婚，於是在收到其嫁裝中有以中國(恐為中國噠坦 Chinese Tartary)與于闐(Khotan)為裝奩。嘉卡斯魯(Kai Khusru 即西魯士 Cyrus)在年青之時，嘗為阿法拉西亞不(Afrâciâb)遣派出去到達中國海之外，而祭芙(Jiv)為欲尋彼，乃遍行其國，因而其中發生種種驚奇之冒險事情。當嘉卡斯魯與阿法拉西亞不之戰爭中，以

及盧斯擔(Rustum)與阿法拉西不之戰爭中，盧斯擔曾經擒獲中國皇帝於其白象上；嘉卡斯魯之承繼者，名曰洛羅斯不(Lohrasp)，確實建立統治嚙咀與中國之主權；牙斯塔斯不(Gushtasp)嘗與阿兒渣斯不(Arjasp)交戰，阿兒渣斯不者乃嚙咀王，其後阿兒渣斯不被拴於其國王，於是則在其國都中殺之棄市^⑫。

五

在周成王三年(西曆紀元前一一一三年)時，有一奇怪之傳說，謂當時有流離(Nili)之國來朝，其人來自海上，包梯亞(Pauthier)氏擬定其人殆即來自尼羅(Nile)河畔^⑬。此項擬議，可以證諸在埃及第十八朝古墓中所見及之中國瓷片也；但余知道比兒區(Birch)博士業已放棄推至如是遠古之擬議^⑭。

六

由於以上諸節之所云，至少可以減少反對在舊約聖經中以賽亞篇之西尼姆(Sinim)一名即為中國之擬議，由於原文之所記載，可知西尼姆一地，是位於極東或極南之地方也，由是可以相信其名殆指中國人所住之地方者是也^⑮。

七

China(中國)此名，其後之所以傳至希臘人與羅馬人之間者，恐為傳自阿剌伯語系之人也，如阿剌伯人者是也，於是則以印度人與馬來人所稱之 China，略其 Ch 音^⑯，致或 Sin 音，時或轉為 Thín 音。嗣後，《厄利特里亞海指南》(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之作者，則首先於載籍上用 Thin 此字以稱中國^⑰；迨後杜黎美(Ptolemy)《地理志》則作 Sinae 與

Thinae 之稱，其名得自前之馬利奴斯(Marinus)氏著作中之所謂 Tyre，是書嘗爲杜黎美氏之大量採用，此殆無可疑義之事也，然而該書所述者，較諸杜黎美氏所云，極爲廣泛，此實爲一憾事也^⑧。

八

當文學上重新整理希臘人之記載後，對於以爲杜黎美《地理志》之 Sinae，即爲中國者，常起懷疑而生反對。但試較諸希羅克利亞人之馬爾基亞奴(Marcianus of Heraclea)氏之記載(該書所述之某些部分，則爲杜黎美《地理志》之所本也)，則謂：“Sinae 國之人，住於世界上極遠之地，其地與東部無名之土(Terra Incognita)相連”，此則自其後之一二世紀時，高士滿(Cosmas)之書所謂秦尼斯泰(Tzinista)者是也，此名無不即以當指中國而言[但有例外，如 Walckenaer 男爵以其名當指 Tenasserim(參閱 N. Ann. des Voyages, 之書卷五十三，1832 年出版頁 5)，又如 Beazley 氏亦不以其然^⑨]，其文又謂“在此地之外，既無居民，亦不可航行”。如是，則二書所云，同指一地，至此尚有何項疑義可言乎哉？關於杜黎美氏對於印度地理上之基本錯誤，竊謂當在於以印度海之四周全爲陸地包圍，以致不可能使其安置中國之海岸也，但亦不能因是棄而不取，是以知其易致誤者既無疑義，則其經緯線之伸展，當易致失。但吾人試思在同一情形之下，遠在阿剌伯人無記載之時，則用此名以稱中國矣。又試思杜黎美地理書以及其後世之後者，皆以此名代表其認識中之極東之地。並又試想杜黎美氏所作經緯線之失實，例如對於內印度(Hither India)半島之距離地平線者則失之過遠。又如對於地中海亦無一言及之。由是，似可以此理由作爲反對杜黎美地理書中之所謂印度(India)者，並無包

括今之印度(Hindu)人之地也，亦可以此反對其書之所謂 Sinae 國者，並非指中國人也。

九

關於 Sinae 或 Thinae 之名稱，吾人所能搜集者，僅於古代載籍中兩見之也，一爲載於杜黎美《地理志》，一爲《厄利拉里亞海指南》，後者用Ⓐiv 之名以稱之，此與原名頗爲接近，此外吾人亦曾舉出杜黎美《地理志》之所據者，即爲馬西亞奴之說也。但是杜黎美氏之言，對於如今吾人所欲討論之此國度，乃爲位於遠處南方之地^⑧，《厄利特里亞海指南》之作者，則以其地置於 Transgangetic India 之外，是以遠處北方，殆欲位於 Ursa Minor 之下矣，甚至接近遙遠地域中之 Pontus 境界與裏海之邊緣。

十

馬爾基亞奴氏對於東南亞洲是有高超之認識，是以大受今之 Lassen 氏之所稱讚也，但其所以能得後人所稱讚者，於理亦宜之也^⑨。杜黎美氏對於大地之彼一角落，雖謂其人極爲神聖聰明，但於述及其地，則頗爲抽象。繼而又謂印度海如一盆狀，四周皆爲陸地所包圍，而其盡端，則爲 Sinae 之海灣，是處所云，顯爲錯誤。又謂無名之土(Terra Incognita)處於 Sinae 之東，而自無名之土走下，可至印度海之南岸，自是處延長之，可達非洲之埃塞俄比亞(Ethiopia)，於是可成一三角形；但 Sinae 國則爲世上可住居民之最遠地域；在其上之北方與西北方，則爲 Seres 國及其城市之地域；在此二國之東，皆爲不知何地之土，且其地盡爲蘆葦所蓋，又多難以通行之池沼^⑩。